



過年

□王逸虹

酒都攢着，這時拿出來讓兒子們猛起喝。幾天後，我們都走了，留下滿屋狼藉和廚房案板上堆積的剩菜……

一眨眼幾十年過去，我也成了老爸。退休後，我在海南買了房子，冬天都到溫暖的海南避寒。現在過年，兒子不是回老家，而是携妻帶子飛到海南跟我們團聚。

兒子告訴我，他們臘月二十八到，初四走，只能在家待6天。收到消息後，我們老兩口就開始做準備了。首先看天氣預報，得知那幾天氣溫低，怕孫子、孫女蓋薄被受不了，立馬網購了兩床新疆棉被。幾天後到貨了，取貨時卻發現棉被破了一個洞。猶豫片刻，心頭默算時間還來得及，就做了換貨處理。商家很快發貨，我每天都要盯着棉被運行信息看——什麼時候到蘭州了、什麼時候到西安了、什麼時候到長沙了……開始很順利，不料到廣州卻卡住了，無論怎麼催促都沒有效果。想到兒子一家馬上就要到了，我又氣又急。最後，還是夫人的老同學回重慶過年，說好可以將被蓋借給我們用，才解決了問題。

考慮到小區菜市場不及在城里充分，早早就將各種葷素食材裝滿冰箱。看了夫人寫的菜單，我又去買了韭菜，準備包餃子；買了吐司桃酥當早餐；想到小孫女喜歡吃黃瓜，專門去買了黃瓜；還有牛奶酸奶以及各種水果，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。

小時候盼過年，因為過年要“打牙祭”。孫子不理解為什麼要把吃肉說成“打牙祭”。出生於1979年的兒子，也幾乎沒有這個概念，因為自他長牙之後幾乎每天都能吃肉。

我在江津師範學校當了幾十年教師，我兒子出生不久，他退休了。江津師範學校在白沙鎮，我在江津川劇團工作。老爸喜歡孫子，特別希望我們經常帶孫子回去，過年時尤甚。但過年期間我們的演出很多，必須要等告一段落後才能回去。1982年春節，劇團初三演完午場，我才携妻兒趕回白沙，趕在晚飯前到家團聚。當天，我們乘坐的船出了點狀況，折騰到晚上7點才到。我曉得老爸的脾氣，幾乎小跑着回到家。看我們滿頭是汗，老爸說：“去把汗水揩了，吃飯！”

後來，二弟告訴我，老爸5點鐘就到校門口去等，左等右等不見我們回來，於是火冒三丈，“王大（我排行老大）不回來算了”，最後還爆了粗口。

我們四弟兄每家三口加父母十四個人，過年要擺兩桌。酒過三巡，祝福的話也說得差不多了，便開始划拳。我們划拳吼得陣仗翻天，平時冷清的客廳里頓時熱鬧起來。這時候，老爸老妈就笑咪咪地在一旁看着，不時說吃菜吃菜，還不歇氣地給孫子們夾菜，一個勁地讓他們吃肉。

那時的年夜飯都是大油大肉的川渝家常菜，自制的臘肉香腸、回鍋肉、燒白、夾沙肉、粉蒸肉、酥肉、芝麻丸子、干燒魚……爸媽為此準備了好些日子。爸喜歡喝酒，平時只喝白沙老白干，把兒子們孝敬他的好



年終的麒麟

□萬承毅

季節的風刮過夏秋，刮過渝南，刮到一個小村莊——麒麟。那是我的故鄉。

年終，麒麟在凜冽寒風中顫抖。逶迤連綿的大山在高處盤踞，一條細細的河溝在低處靜淌，一條公路蜿蜒村中，串聯起村子里的人家。

冬天的麒麟，天空是陰霾的，空氣是濕冷的。儘管名字稀奇，但麒麟並不是一個傳奇的地方，而像一個塵土滿面的落魄大叔，跟其他村莊沒什麼兩樣。村委會的公路邊一幢三層小樓上，那是麒麟旅館的駐扎地。麒麟旅館年代久遠，20世紀80年代初，那里就有包子饅頭賣。尤其是冬天，售賣窗口，一層層香味撲鼻的白氣裊娜而上，仿佛一幀畫框溢出了仙氣。推開兩扇綠漆斑駁的木門，數十張八仙桌一桌緊挨一桌，人們在里面喝盞碗茶、聊天，煙霧裊裊，好一番熱鬧景象。

麒麟旅館不遠處有一口大魚塘，小學時我們沿着它走一圈，要花十多分鐘。一到冬季，那里就會出現一幕盛況——洗塘。魚塘里的魚都被打出來，塘底的淤泥要翻新。洗塘那天，數十個壯碩的男子穿着膠皮連褲襠，在魚塘里三個一群五個一隊，牽起一張張碩大的漁網，把所有的魚兒一网打盡。大大小小的魚兒在漁網里歡騰跳躍，在白霧蒸騰的水面掀起白花的浪花。圍觀的村民站在魚塘邊上，看着、說着、笑着；小孩則在魚塘邊上跳着、鬧着。那場景堪比盛會。

最熱鬧的，還是春節期間耍龍燈玩花船的隊伍，他們會在村委會、敬老院和化工厂各演一場。村民跟着這支隊伍趕到村委會、敬老院和化工厂，不為別的，就為看這場一年一度的熱鬧。

耍龍燈一般是雙龍戲珠。兩條龍，一顆珍珠。兩條龍都裝飾得威風凜凜，龍頭碩大，龍須一抖、龍眼一瞪，立馬贏得滿堂彩。龍身描金繪彩，十分漂亮。一般是十多個漢子撐着杆子在龍頭龍身下舞動。那顆比人頭還大的珍珠，由一個漢子舉着，在前面引路；兩條龍就追着這顆珍珠跑。那些舞龍漢子个个精神飽滿，訓練有素，步伐整齊、手勢優美，雙龍戲珠表演精彩絕倫。

玩花船吸引的人更多，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花船旁邊那個丑陋搞笑的“觀花婆”。觀花婆有時是一個老太婆，有時卻是一個男子裝扮的。觀花婆的妝容尤其誇張，大紅的腮紅、粗黑的眉毛、血紅的嘴唇，尤其一顆碩大的黑痣貼在下巴上，讓人過目不忘。玩花船那天，一人坐在花花綠綠的花船里（其實是將船身架在腰間），人按照節奏往前走、往後退，就像花船在水中游動一樣。邊上有人打“連响”，有人打鑼、鼓、鑼等，節奏鏗鏘，聲音巨響。觀花婆拿着一把破蒲扇，弓着身子在花船旁隨着節奏走走跳跳，一會兒拿蒲扇去逗弄船里的人，一會兒拿蒲扇逗引鑼鼓隊的人，一會兒拿蒲扇逗引觀眾，還不時咧開一張血盆大口……人群里爆發出陣陣哄笑。

在人人縮手縮腳的冬天，村委會還會開展擱軍優屬活動，送掛曆和春聯是雷打不動的慣例。我父親當過兵，年年都能得到這些新春祝福。一本厚厚的掛曆年年更新在我家牆壁，一副鮮紅的春聯年年更新在我家門框，开启了來年的新鮮與希望。

年終的麒麟啊，多么有趣的回憶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石磨流淌出的年味

□徐成文

正月吃湯圓，是南方人雷打不動的習俗。一般到了臘月二十，家中的女人就要張羅着一家人的湯圓。在农村，一般把推湯圓的時間定在大年三十下午。推湯圓的工具是石磨。石磨在臘月要請石匠來修理一番，主要是為了磨湯圓時顯得鋒利些。推湯圓一般是三人完成：一個人往磨眼里添米，另外兩人推磨。“吱嘎……吱嘎……”石磨旋轉着，一勺勺的糯米黏米混着水從磨洞添進去，白白的米漿順着磨縫流淌而出，匯集到磨槽里，源源不斷地流到下面的白布上。

推完磨，便把筲箕抬回家中，將白布的四角系在一起，遮蓋着湯圓的表面。由於湯圓下面是灶灰，很快就將湯圓里的水分吸收。

現在，很多人不再用石磨推湯圓，而是改用电磨。但在我看來，電磨推出的湯圓始終沒有石磨推的湯圓細膩可口。

在农村，春節期間三親六戚左鄰右舍之間要互相拜

年。客人拜年後離開時，熱情好客的主人家就會給客人的口袋裝上10多個泡粄，以表答謝。泡粄講究一個“泡”字。圓圓的泡粄要“泡”起來才逗人喜愛。

泡粄的制作工序比較複雜：首先要精挑細選出最優質的黏米，再適量地加入一些糯米，將它們混合在一起，淘洗兩三次後，摻上乾淨水浸泡約6小時，然後用石磨推出米漿，放置在瓦坩子里密封好，讓米漿發酵。兩三天後，米漿完全發酵後，便可以蒸泡粄了。先將蒸格放在鍋中，鍋里加入適量的水，柴火將水燒開，用勺子將米漿一勺一勺舀進蒸格里，再蓋上鍋蓋，一般蒸30分鐘就熟了。如果泡粄要送人，往往需要“化妝”，用萝卜雕上各種花，或者用玉米壳子折成各種形狀，蘸上紅綠顏色，點在泡粄表面，甚是好看。

石磨里流淌出的年味還有白豆腐、灰豆腐（魔芋豆腐），它們與湯圓、泡粄一起，把濃濃的年味演繹得歡樂喜慶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接到兒子到高鐵站的信息，我就迫不及待出門去了。我明知道從家門到小區西北門，5分鐘就可以走到。而兒子一家從高鐵站出站，到坐上網約車，再加15分鐘車程，至少得四五十分鐘，可我就是在家坐不住。

出了小區，風吹在身上冷飈飈的，我打了一個冷戰，突然想到當年早早跑到校門口接我們的老爸，心想如果晚上沒接到兒子一家，自己會不會像老爸那樣爆粗口？

東想西想之間，一輛小車開來，兒子一家到了。我一把抱起小孫女，心里暖暖的。

小孫子進門就迫不及待地給我們磕頭拜年，然後又掏出兩個紅包給我們，里面各有七塊錢。他有些遺憾地告訴我：“期末語數英三科考了297.5分，全班第二，被評為班級‘學習之星’。”

4歲的小孫女給了我一個更大的驚喜：以前一直以為她不怎麼愛看書，沒想到這次回來，她竟然對兒童繪本愛不釋手，一有空就纏着我給她講。小孫女愛吃黃瓜，她說，黃瓜和爺爺都是她的最愛。我聽了很是開心。

只是有一點我忽略了，他們的飲食跟我們那一代人不一樣了，我們當初“打牙祭”的大魚大肉他們已經不那么接受，兒子媳婦去專賣店買來龍蝦生魚片等海鮮，吃着這與時俱進的年夜飯，我既高興，內心又複雜。

過年這幾天，我們老兩口累并快樂著。兒子一家走了，留下滿屋的狼藉和一冰箱剩菜，還有一屋的清冷，就像我們年輕時一樣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原副主席）



能懂的诗

雪人以葡萄的眼光
看甜一切苦涩

(外一首)

□李之舟

冬天，孩子們認真地堆起一個個雪人
雪人的頭頂偶爾有一塊瓦片，徒增塊壘
認真堆出的雪人，從頭到腳都很不認真
一如很多生靈胡亂而又偶然地出生
草率出生的雪人，命定不怕挨凍
那根胡萝卜的鼻尖，倔強得通紅
無論消瘦、無論臃腫
最懂孩子的雪人，總是和藹地站着
以葡萄的眼光，看甜一切苦涩

盛夏的稻草人

盛夏的晌午熱得有些沉悶
但是不想在屋檐下躺平
一支煙卷燃着燃着，快要燒到
海綿嘴，而海綿嘴的尽头是我的嘴
只好让它成為煙蒂，彼此相安
明晃晃的烈日，掃光大路上的人影
只有稻草人還直着腰，堅守着
對一切翅膀的哄騙，包括亂箭
稻草人沒有一個毛孔，不會出汗
它們的骨子里
是一具大慈大悲的十字架
粗具人形，結構都非常簡單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書法作品

龍騰盛世

龍的傳人

作者 吳尚起（重慶市文史館館員、書法家、匾刻藝術家）